祝子罪知錄

祝子罪知錄卷四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匿非近黨

韓愈

系曰愈晚年有聲樂而服金石藥見張藉白樂天詩愈嘗譏人不解文字飲而自敗于女妓戒人服金石而自餌硫黃孔平仲

又曰韓愈諫佛骨表、其詞切直、至云凡有殃咎宜加朕〔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坐此貶潮州、而謝表云、臣于當時之文、未有過人者、至于陛下功德與詩書相表裏、作為歌詩、薦之郊廟、雖使古人復生、臣亦未肯多讓、而貢〔負〕罪嬰釁、自拘海島、懷痛窮天、死不閉目、惟天地父母、哀而憐之、考其所言、其意乃望召還、憲宗雖有武功、亦未至編之詩書而無愧、至于紀泰山之封、鏤白玉之牒、東巡奏功、明示得意等語、摧挫獻佞、大與表論不侔、洪邁

又曰退之譏服食必死、而自餌硫黃、親見大顛而後作答孟簡書、似無特操者、或者戲曰、退之但立教而已、可盡信乎、此又可笑 陳善

又曰愈論佛骨之說、始于傅奕、特敷衍其詞爾、愈以人主無不欲壽者、以此劫之、冀從其諫耳、不意憲宗怒之深也、愈至潮州、以表謝、憲宗曰、愈欺我但謂事佛則年代不永、憲宗固不善聽諫、然愈所論、與周公無逸之戒大異、同

又曰韓爲表慷慨激烈、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又

潮陽之行、瘴海溟濛、炎風酸攪、向來豪勇之氣、銷鑠殆盡、其謝表中披訴艱辛、眞有悽慘可憐之狀、至於佛法、亦復屑意、答孟簡書云、有大顛往來云云、及造其廬、并來時留衣爲別、文豹見宗門鏡要、記公與顛問答、疑其誕謾、觀公此書、似不誣也、俞文豹

又曰、退之誚京師富兒、惟能醉紅裙、然退之未是忘情者、自有二妾、曰絳桃柳枝、又有詩云、銀燭未銷窗送曙、金釵半醉坐添春、豈空飲文字者耶、顧文

薦

演曰愈貧卓絶如彼奈何表語必事佛之不壽為爾確覈乎以爲果然妄矣不知嘗試以言之欺矣姑刼君耶葢非勿欺善道于諫術盡無取與後來諫懿宗驪山事者同條宜憲宗之不聽矣旣而憲之末年唐之祚不遠促絶如其言又啓後世之不聽矣何其不善言也後人取其事而畧其言非愼思明辨之道亦過矣

又曰愈以三書自薦時宰禮曰儒有席上之珍云

云、論語云、夫子之求之也、異乎人之求之、孟子曰、所就三云云、愈之嗜進、一至于此、其于道義掃地矣、而其言又躁忿遽、非人之政治、又欲朝廷因巳之爵祿、以誘致天下之遺才、殊不知天下之士固有守道抱義者、愈不由其道而往、所謂與鑽穴隙之類、其操履可知矣、右用拚菴劉諡語

又曰于頔陰蓄異志、迫脅朝廷、乃少誠元濟之流亞、而頔爲相、愈上書媚之、稱其有聖賢之言行、又稱其有德有言、擬以商周之臣、其諛佞不亦甚乎、

同

又曰潮陽一斥周章惶怖遽奉書天子訊其封禪意在貢諛冀脫其遷謫不思封禪二帝三王之事愈平生自負謂能專明二帝三王之道善斥百家不經之說安得纔遭廢斥遽自衰謬卽以秦皇漢武事其君乎 同

又曰方士毛于姬者左道亂政者也愈方苦于斥逐而于姬報之以喜兆乃作毛仙翁十八兄序且曰兄言果有徵卽掃廳屋俟兄一日歡笑何其不

知命而易動搖也、愈謂仙翁異人、詆佛為異端、為低首下心、鞠躬屏氣、以兄事異人、何其無定守也、

同

又曰黃陵二妃廟者、非祀典之神也、愈謫懼死、至洞庭、乃求祐於二妃、及得還、出財治其廟祀、而為詩以誌之、孔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又曰、丘之禱久矣、夫君子求福不回、愈何為回耶求福如此、既詆佛為夷鬼、乃沁沁俔俔搖尾乞憐于婦人之鬼、甚矣、其不知耻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

哉既得之患失之詔于頔以取容是也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愈之請封禪求仙翁禱二妃是也同

又曰黄璞作歐陽詹傳譏詹以娼婦一慟而死爲不孝孟簡詩亦云後生莫沉迷沉迷喪其眞愈作哀辭又稱詹事父母盡孝仁於妻子蓋私其黨而自欺也同

又曰愈答崔立之書欲求國家遺事考賢人終始作唐一經垂之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孔子作春秋尚不自謂經稱經乃後儒尊之云

爾楊雄作太玄准易、漢儒比爲吳楚僣王、韓子何其僣也、其所云云、志欲爲史耳、然答劉秀才論史書、乃反怯而不敢爲、謂不有人禍、必有天刑、何其勇于空言、而怯于果作、可笑也、誠前所謂顚頓狼狽、失其所操持、而發玆狂妄耶、同

又曰士居富貴而忘貧賤、退之爲吏部侍郎、與貧賤水火相去遠矣、何以知之、不禮于呂山人也、山人旣來之、則安之、不能安之、而以書誚之、况望餘幸乎顧諒

又曰校其聲色之妖則與惟醉紅裙之誚戾金石之餌則與志李墓之譏者一服食以覬壽則與不能從學仙巢神山者反答孟書與顛交密則與素諸闢佛之論背是其事事皆言行不相顧也詭浪博鞠諸事又不足評蓋本自性倨言輕氣不持重者至如表誓求加殃咎而不怨悔憲宗幸不誅殺稍置邊裔方至未久悔恨求哀乞憫之不暇至云死而不瞑且後獻諛貢佞頌功勸俊其辭縮恧卑屈畧無羞耻駢覼二表薰猶冰炭居然二人蓋其

素無操執平日論言截截不遭詰難兀然自高既已習慣一旦試爲悻直沽名之舉不意卽斥不能自忍醜態畢露雖謂之鄙夫患得患失者其亦莫能辭也已如其向時忠鯁婣悌政事之良自不相揜

又曰張耒謂愈能文而不知道又以爲擇不精語不詳而健于言者可謂善評然斥其空名虛位之說則未然也其曰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亦皆聖人之意如易稱君子小人之道消息一君

二民二君一民孝經言皆在于凶德之類不可悉
舉愈於道固亦知之而未嘗徹凡其失正自以志
過而行不副氣輕揚而言不怍耳

陸贄

系曰德宗謂贄曰卿諸道餽送一皆拒絕恐事情
不通如鞭鞾之類受亦無傷贄上䟽曰鞭鞾不已
必及金玉云云天子今宰相受賂此德宗之多僻
不受而已何必上䟽此陸贄之賣直。孔平仲

又曰贄文學政術俱高但忌才太甚如誣于公異

家行不修賜孝經一卷公異坎壈而死忠州之貶不無天譴也 趙德麟

又曰異聞集云德宗一日見侍女上問所從來曰故相竇參家奴因泣訴參死之冤上怒贄曰我重伊嘗呼作陸九脱伊綠衫便與紫衫着我使竇參方稱意須教我殺却伊平時嘗恨無權及權在伊手又却軟如泥團野史雖未可盡信觀其區處劉士寧為李萬榮所殺事可見其卒于貶所或者殺竇參之報與 俞文豹

歐陽脩

系曰公爲參政首議追尊濮王富公曰歐陽公讀書知禮法所以爲此舉者忌仁宗累主上欺韓公耳富公既求去出判河陽自此與歐公絶歐弔富公亦不祭弔邵伯溫

又曰脩銳意言事如論杜曾家事逼父婢有子曾出知曹州即自縊死又論王舉正晏殊賈昌朝又凌景陽嬖富人女賈有章贓魏廷堅踰濫三人皆廢終身如此類極多王銍

又曰祥符以後凡天書禮文宮觀典册祭祀巡幸祥瑞頌聲之事旦實爲參政無一不預官自侍郎至太保心知得罪于清議而固戀患失不能决去臨終乃欲僧服削髮何所補哉歐陽作碑悉隱不書此特張禹孔光胡廣之流耳洪邁

又曰脩任河南推官養一妓時錢文僖爲留守梅聖俞謝希深尹師魯同在幕下惜歐有才無行共白錢錢屢諷而不之邮一日宴後園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移時方來在坐相視以目錢責妓云末

至何也妓云中暑往涼堂睡着覺而失釵猶未見錢曰若得歐陽推官一詞當爲償汝釵歐即賦云柳外輕雷池上雨云云遂命妓滿酌賞歐而償妓釵咸謂歐當少戢不惟不戢以爲怨後修五代史痛毀吳越又于歸田錄說錢數事皆不美希白嘗戒子孫毋得勸人陰事賢者爲恩不賢者爲怨歐後爲人言其盜甥表云喪厥夫而無托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時方七歲內翰伯見而笑之云年方七歲正是學簸錢時也歐詞云江南柳葉小未成

陰人爲絲輕那忍折、鴛憐枝嫩不勝吟、留取待春深十四五、閒抱琵琶花[illegible]尋、堂上簸錢堂下走、恁時相見已留心、何況到如今、歐知貢舉、其題出通其變使民不倦、乃云通其變而使民不倦、賢良伯唱云、試官偏愛外生而、於是科場大閧、皆報東門之役也、錢世昭

又曰脩逆禮導諫、反經妄議、必欲致太后手書、令帝稱親濮王爲皇、妻並稱后、使議果行、則天位置之何所、屬之何人、而仁宗之望孤矣、既爲范

鎭等所攻詘于公議、遂譖鎭于上、嗟乎、脩旣失禮廢義、不能反躬自責、復設心如此、其與教女妓陰習人書、改伊周爲伊霍者奚間焉、雖論朋黨以扶世道、脩五代史以明治統、何足以挽追崇濮事之失哉、若脩亦夏父弗綦逆祀而弗止者也、孔子曰、治國無禮、猶瞽無相、倀倀乎何之、脩之謂矣、史斷演曰歐好訐人閨門、而爲人糾舉、亦多以中冓、如子婦事、記載甚多、又甥女事、更一端也、妓遊之荒更二也、大率旣位宰輔、負一時極望、公者以爲爲

之諱也私者畏其鋒而莫敢直也諸事必有必無亦未可遽定而當時昌言不一如此又豈皆憑虛而畧無一二情實者乎後學又以文宗歸之故到于今猶不能置議其間殆有甚于其生時者蓋後生膠固耳目惟恐犯不韙耳博學明辨當如是乎若其學術則尊濮一事公悖經典殆於小人之無忌憚他復何計情迹皎然彰明尚爲營護蓋覆其何理耶要之脩有才能文而偏傲淫放欺世自高本其凶德至于刻深險詖傾陷士類又由忮忌而

有之乃成大惡謚以俠狠猶未盡之況反舉耶休休之度正其所無視王旦輩猶不及欽若丁謂相遠幾何而論者以匹于范韓富公何其悖顛大冥之抵乎是

又曰歐公考塋瀧江阡永豐後奉母合塋作表塋後不復歸故鄉卜居潁昌前輩議其無回首敝廬之意後周益公歸休尹直卿賀詩云六一先生步吉州歸田去作潁昌遊我公不向螺江住羞殺青原白鷺洲 羅大經

系曰永叔與謝希深田元均尹師衡在河南攜官妓遊龍門半月不返留守錢思公作簡招之亦不答孔武仲

又曰濮議之始脩苟以濮王不當别議尊 則韓琦必不或異自此議啓于政府而羣言交攻惟修之歸咎謂其昔也贊仁宗以立為後之子而今也導英宗以忘所後之父背先帝而諛嗣君薄大統而厚本生於禮經為不合於直道為不純而修遂無辭其責焉豈非久參大政當補相位略萌覬覦

之心遂爲迎合之計以至此乎及作五代史于晉■帝柴世宗之事皆反覆辨詰二主之非欲以表證其前日濮議之爲是近于欲蓋而彌彰矣劉定之

石介

系曰介始創爲闢佛老之說行之天下歐陽脩初未有是意而介力諭之遂相與協力蓋同出韓退之及爲慶曆聖德頌遂偃然肆言臧否卿相不少貸議者謂元和聖德詩但獎用兵之善且時已異推憲宗之意而成之不害爲獻納豈有天子在上

方欲有為、而匹夫崛起擅叅寻奪於其間乎、孫復

與脩、亦謂不然、葉少藴

又曰介專以狂直沽激為務、人多畏其口、有薦為諫官、上曰此人若為諫官、恐其碎首玉階、田宣簡

又曰歐陽公與介書、言其石刻字怪、譏其欲為異以自高、介答書皆讕辭、至謂書乃一藝、雖至于鍾王不過一藝、己所學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歐復之、謂堯舜周孔六藝書字點畫曲直皆有說、今以直為斜、方為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甚

不可也如納足于帽反衣而衣坐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可不可也觀介答書其强項不服義設爲高議以支過拒人時方甚少不知後少悛否朱弁

又曰介作怪說二篇一斥老釋一專斥楊文公公文藻斂贍搖翰雲飛與王文正寇忠愍爲知已以道相許范公謂其有命世之才歐公稱爲一代文章之豪乃斥爲怪人豈理也哉同

演曰介怪民也言僞而辨行僻而堅聖王所誅自

本怪而更以世之常爲怪斯正理勢必然無足怪也其怪誕謂神仙黃金術世皆必無而以漢梁二武爲徵不能窮其本柢而誕其影響與斥楊同一謬謬論如此而時反重之蓋庸人駭其怪行而逐其虛聲無足論也大抵宋人之見皆爾

趙鼎趙汝愚

系曰鼎宗伊川之學高宗曰鼎遠過人但惑信冊子上說話文豹謂講明義理別白是非則須學術酬酢事機區分利害必用世法文學政事孔門已

分爲二、剸繁治劇、固非沉湎章句者所能辨、臨機
制變、尤非牽制文義者所能爲、俞文豹

又曰汝愚當韓侂胄謀立寧宗時、許事成日授節
鉞、既而僅遷觀察使、侂胄謂汝愚不過蒙成、乃自
據相位、專其功、而置己于度外、始有逐汝愚之謀
汝愚覺之、引朱熹等諸道學以自壯、然宮中及一
時之議、皆歸功侂胄、熹等屢白汝愚侂胄怨望甚
宜厚賞酬其勞、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預政、以防
後患、汝愚不納、劉弼謂侂胄、趙相欲專此功、日引

虛名之士以植黨君不但不得節鉞不免嶺海之禍僞胄恐甚於是其黨有推戴汝愚諸說汝愚竟貶卒而僞學之禁起在僞胄不足責而當時諸君子激之亦失其道以致之也周密又葉紹翁大畧同

沒善近刻

柳宗元

系曰宗元等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于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羞道而喜攻之然其人既困矣無所用于世往往能自强以求

列于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要其終能自別于小人者少。何議彼哉。王安石

又曰讀其就桀贊而憐其志也。伾文雖小人。而欲因以行道。故以就桀自比。然學者至今罪之。按順宗實錄。帝自即位。則疾不能言。事皆斷于叔文。而李忠言王伾爲之內主。韋執誼行之於外。又云伾主往來傳授。劉禹錫陳諫韓曄韓泰柳宗元房啓凌準等主謀議倡和。採聽外事。此其朋黨之迹也。其專權竊柄誠爲可罪。然觀帝即位未幾而首貶

李實次罷宮市次禁毋令寺觀選買乳母次禁五
坊小兒張捕鳥雀橫暴閭里次停鹽鐵使進獻次
出後宮三百人次用姜公輔蘇弁爲刺史追陸贄
鄭餘慶韓皐陽城赴京師以出後宮併教坊女妓
六百人繼罷關中萬安監不數月間行此數事人
情大悅雖王政何以加此豈非子厚等爲之歟而
世不之察徒罪其朋黨則亦見其不恕矣春秋之
法不以功掩過亦不以青廢德責備而言則子厚
之罪在於附小人以求進若察其用心則尚在可

之語

恕之域。況一時之善。有不可掩者乎。陳善

馮道

系曰唐明宗謂侍臣曰、馮道純儉、頃在德勝寨所居一茅菴、與從人同器而食、臥則芻藁一束、其心晏如、及以父憂退歸鄉里、自耕耘樵採、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眞士大夫也孫光憲

又曰、馮瀛王詩、雖淺近而諳理、若但知行好事、不要問前程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不要

問前程、冬去氷須泮、春來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又偶作云、莫爲危時便愴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嶽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道德幾時曾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世譏道依阿詭隨事四朝十一帝不能死節、而余嘗採其所言所行、參相考質則道未嘗依阿詭隨其所以免於亂世蓋天幸耳石晉之末、與虜結釁、懼無敢奉使者、少帝批令宰相選人、道即批奏臣道自去、舉朝失色、皆以爲墮於

虎口而道竟生還又彭門卒以道為賣已欲兵之湘陰公曰不干此老子事終亦獲免初郭威遣道迓湘陰道語威曰不知此事由中否道平生不曾妄語莫遣道為妄語人及周世宗欲收河東自謂此行若泰山壓卵道曰不知陛下作得山否凡此皆推誠任直委命而行郎未嘗有所顧遜依阿也又虜主嘗問道萬姓紛紛何人救得而道發一言不啻活生靈百萬蓋俗人徒見道之迹不知道之心道迹濁心清豈世俗所知耶余嘗與富文忠公

論道之爲人。文忠曰。此。孟子。所。謂。大。人。也。吳處厚又顧文薦大畧同

又曰道以宰相事四姓九君。議者譏其反君事仇。無士君子之操。大義既虧。雖有善不錄也。吾覽其行事而竊悲之。求之古人。猶有可得言者。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又相之。子貢問之。孔子答之云云。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也。仲之相桓公。孔子既許之矣。道之所以不得附于仲者。無其功耳。晏嬰與崔杼俱事齊

莊公行弑公而立景公晏子立于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吾死也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吾亡也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爲社稷死則死之爲社稷亡則亡之若爲己死而爲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興三踊而出卒事景公雖無管子之功而從容風義有補于齊君子以名臣許之使道自附于

晏子。庶幾其無愧也。蓋道事唐明宗。始爲宰相。其後歷事八君。方其廢興之際。或在內或在外。雖爲宰相而權不在已。禍變之發。皆非其過也。明宗雖出於夷狄。而性本寬厚。而道以恭儉勸之。在位十年。而民以少安。契丹滅晉。耶律德光見道問曰。天下百姓。如何救得。道顧夷狄不可曉以莊語。乃曰今時雖使佛出亦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德光喜。乃罷殺戮。中國之人賴焉。周太祖以兵犯京師。隱帝已沒。太祖謂漢大臣必相推戴。及見道。道待之如

平日。太祖嘗拜道。是日亦拜。道受之不辭。太祖意沮。知漢未可代。乃立湘陰公為漢嗣。而使道迎之於徐。道曰。是事信否。吾平生不妄語。毋使我為妄語人。太祖為誓甚苦。道行未反。而周代漢篡奪之際。雖賁育無所致其勇。而道以拜跪談笑却之。非盛德何以致此。而議者黜之。曾不少恕。甚矣。士生五代。立于暴君驕將之間。日與虎兕為伍。棄之而去。食薇蕨友麋鹿易耳。而與自經于溝瀆何異。不幸而仕于朝。如馮道。猶無以自免。議者誠不恕哉。

蘇轍

善善過短

白居易楊億徐鉉寇準

說曰樂天忠鯁委順大年忠亮清介鼎臣沖直忠誠世獨稱其文爾準人品高絕時輩獨以天書一端自累隋珠芥類和玉點瑕論者亦不失倫謂不及王旦輩則誤矣

系曰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語同列曰骰子選耳何多尚哉未幾歸陽翟別墅 王琪

又曰王欽若罷相出知杭州人皆以詩送行獨億不作詩於上前眞皇遣近侍諭旨作詩大年竟不作張舜民

又曰億雖以詞藝進然理識淸直不爲利變章獻寵冠妃御有諷億使上言請升配宮壼則可致身二府億深拒之初議封禪億又諫止遂被讒田宣簡

蘇洵軾轍

說曰三蘇皆具超代之才蓋世之氣博極之學並雄于文而軾特豪宕洵轍蒼邃由其浩博邁亘古

也故其譜道中理昇人心當事機者不易及亦由
有是數者而有偏逐肆騁盩道戕理過於人情物
則者焉士也以其不可及者宗仰焉而并含藏其
不合之作是弗可矣或以其過詖者厭憎之而遂
將一棄其是者亦弗可矣此謂其言然也當時與
後世士之於軾也舉非所譽譽其小而遺其大毀
非所毀毀其小而遺其大忠君澤民風節峻潔其
善之大也文學一藝小也郊議蔽上遂非過之大
也聲色詭浪與程黨事小也如以其行軾之大閑

高矣小德無庸紛紛父弟不可班也惟最誤者合郊之談兄弟比周至作計掩覆要君遂非斯平生之累也党事蘇程得失庸鉅非魯衛而齊楚者近時有檮杌之誚乃黨之遺孽

系曰軾謁司馬公公與論事語言不竊軾謂公曰告相公少住教誨之言容軾道幾句公大不樂更不復語 呂希哲

又曰蘇明允本好言兵見西師久無功因挾所著書來京師王安石獨不喜之乃作辨姦韓魏公為

樞密使士卒驕惰欲陰圖以計裁制之明允遽為書顯載其說且聲言教公先誅斬公大駭謝不敢再見而微咎歐公富公當國亦不樂之故久之無成而歸葉少蘊議三蘇者尚多不具述

愿惡過長

韓侂胄

系曰紹興秦檜主和王倫出使胡銓請斬檜時皆偉之開禧侂胄主戰倫之子枏復出使竟函韓首以請和是和者當斬戰者亦不免死一是非果何

如哉蓋孝宗銳志恢復佹冑習聞且值金虜侵微於是懲患失之心生功名之念起殊不知時移事久茂陵乃守成之君無意玆事任情妄動自取誅戮宜也身殞之後衆惡歸焉其間是非亦未盡然多私讐者撰造醜詆所謂僭逆之類悉無其實周密

李煜

說曰不死罪矣亦圖爲孝而不遂遂至負冤殞族哀夫以小事大亦有一道時人獨責煜哂煜不已而不責匡胤匡胤匡胤果賢於煜乎此是國人之語而

無辨之者、錢俶輩則靡矣、

譽之不盡

范希文司馬君實

說曰二公才德備全、表裏純瑩、幾於聖矣、

著而不揚

歷代史忠義傳、不復備列、亦稍有淺深純駁、大行

立矣、

梶跡不原

李陵字文虛中

系曰虛中在虜作三詩、有曰、鏌邪利劍今安在、不斬姦邪恨最深、又曰、人生一死渾閒事、裂背穿胷不汝忌、又曰、不堪垂老尚蹉跎、有口無辭事奈何、又曰、倚伏循環如可待、未愁來日苦無多、此乃始陷虜時作、所謂一死渾閒云云、豈李陵所謂欲一效范蠡曹沫之意乎、後虛中仕金、得其柄、令南北講和、太母獲歸、往往皆其力也、近傳其年八月間、果謀作蠡沫之事、欲挾淵聖以歸、前五日、爲人知變、虛中覺有異、急發兵直至虜主帳下、虜主

不得脫遂爲所擒嗚呼痛哉實紹興[illegible]丑也施彥執

曲陷不聞

盧多遜

說曰宋人咎盧比廷美異趙普廷美之事不易言也今果有之匡義可攘匡亂之位廷美不得討匡義而繼先君乎此亦一道然猶近乎因以爲利盧誠佐之尚當可否之間也廷美無故而匡義謀戕之因引盧以就事盧也完然無毫毛之辜

系曰多遜得李穆移容州未渡巨浸忽見江南李

主衣冠如平生問云相公何以至此多遜云屈後

主云汝屈何如我屈由是感疾而殂 王明清

祝子罪知錄卷四終

曾孫男世廉謹輯

祝子罪知録卷五

吳　祝允明希哲纂
王世貞元美校
濟南　李攀龍于鱗閱

刺曰趙普叛臣

說曰普旣助匡胤之簒又助匡義之簒痛絕匡胤之後窮致盧氏之棄助胤叛周也助義叛胤也事肰大明何勞議擬昔樂羊殺子君爲不可托孤普視殺主之子如草芥背主之約如仇讐匡義獨之

德而不罪、宋人爲國諱惡、但譽其政業而加飾之、政業二三蟻封也、大惡丘山也、後人非徇義臣子、非普家奴、何諱之有、尚隨曲鬼之謬顛乎、

系曰、普一日召錢惟濬謂曰、朝廷知盧多遜求取元帥財物甚多、今未亟行者、爲元帥官也、請具所遺之物列狀上之、辭意重疊冀在必致、惟濬歸白其父俶、俶曰、上有行遣、即自行、何假吾狀、惟濬等懼普、堅請曰、逆侍中意、恐致不測、俶給令取所與大臣物藉客焚之、謂惟濬曰、吾受上恩、上所顧者、

以金帛為土物非他求為上官也侍中亦有之亦有見人將溺而又加石乎後果知其事非太宗意也錢惟演

又曰河南府歲課修內木植或不前俾有司督按乃曰為趙普修宅買木所分有旨候普宅了上供張舜民

又曰普兩京起第外門皆柴荊其後園亭榭制作雄麗見之使人竦然太祖幸洛初見柴荊既而觀堂筵以及後圃哂之曰此老子終是不純同

又曰雷德驤言普被貶其子有隣訴冤鞫得其實出普知河陽復德驤官擢用有隣後普復入相德驤乞致仕太宗曰朕終保卿必不爲普所擠吳處厚

又曰兩主開基先早圖判官作宰太模糊實論本是興王典只恐胸中一字無岳正

又曰普佐成帝業元勳也然迹其行事而察其心乃刀筆之猾胥市利之小人耳夫昭憲遺旨有無不可知使普有之普當曰先后顧命不可違陛下當傳秦王及德芳以慰后在天之靈使無是命當

曰、先帝創業艱難、不可使其子不得享之、異日神器當授德芳、乃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言之謬歟、得非普追憾太祖罷其相位、而進是說歟、且普亦思太祖所以罷已者乎、夜幸其第、嫂呼其妻、帝之恩禮何如、南唐白金吳越海物、命之受而不疑、帝之恩禮何如、奈何以末年顧命之薄、圖今日樞軸之寵、嗾奸人以告變、進邪說以逢君、知利而不知義、顧身而不顧國、此猶胥之所為、豈大臣之道耶、嗚呼、普真小人哉、何喬新

又曰普謂以論語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何其言之不作也考之於史普之相太祖收藩鎮之權遲幽薊之伐而已其相太宗也上彗星之疏諫北伐之書而已其於論語所謂四代禮樂之制五美四惡之說蓋蔑乎其未之及也至於營邸店以規利不可謂之廉市巨材以治第不可謂之儉誣馮瓚李檝等以快私意不可謂之公意圖再相則媒蘖廷美之過追怨先朝則進不可再誤之說以若所爲果取論語何章乎史稱普

每歸私第、闔户誦書、夜目臨政處決如流、嗚呼、普特借聖言以資說、而掩其不學無術之迹耳、果何得於身心哉同

刺曰王安石姦臣、聚歛之臣、

說曰論安石者、繁甚亦繆甚、余舊有論系之、

系曰王安石與神宗論虐政殺天下人、鉏艾國脉、臠割蒸黎、三數十年、令子孫斷骨荒漠喪邦之半、遂以終姓、人盡知自六賊檜賊似道賊而誅之安石首惡渠魁、特與末減、吾不知人之心、天之理、何

故亡也彼哉昧夫錄其若節之詐文學之細將遂蔽其元惡歟噫亦其兇燄死而猶祟此昧夫也歐陽玄等又宋人之然夫其言僞而辯行僻而堅二語正安石之科條也以安石觀於是何如少正卯孔子誅少正卯不誅安石乎安石卒免誅其身名曷不爲誅少正卯士不爲非不非誅少正卯不非不誅安石是何据裁也哉安石殺人與衛鞅等其才在文學豈及衛鞅鞅不以才贖罪寧獨得以文贖安石以文才減安石猶之刀微有刻文又假曰斯姬發之輕

呂曾之孟勞云謂可妄持殺人無罪戾也今夫醆者必內諸醴酘內諸殽安石以文學殺物是醴殽而醆一殺物已猶曰雖殺吾猶愛其爲醴酒嘉殽且徵其惡聲非心風人歟噫何顛冥不靈也如是

附註誅六賊不誅安石誅徽欽不誅神宗何無嘆數也

又曰安石非志殺人期爲聖臣以君爲聖矣世聖治也神宗亦將從之爲聖君皆行之而戾焉爾夫行之而戾則不可已然而何以必行之安石意獨欲名爲皐夔稷契姬旦神宗獨欲爲堯舜武王而

已矣、遑恤乎殺人亂國也歟哉、然而神宗初望以蜀主唐宗、望安石諸葛亮魏徵、信能改過遷善、爲二君二臣、斯嘉已、安石一自墮、神宗一墮於安石、終底於惡歸、神宗爲愚、安石爲不肖、哀夫、可勝誅乎哉、同

又曰傳記小說、閒述安石事者、繁甚、不可勝舉、此畧記書目一二、覽者博取互叅之、可以悉見本末旁證、　温公涑水紀聞　邵伯温聞見錄　邵博聞見後錄　蘇轍龍川畧志　孫升談圃　李氏

道山清話　晁氏客語　彭乘墨客揮犀　方勺
泊宅編　朱弁曲洧舊聞　范公稱過庭録　張
邦基墨莊漫録　俞文豹吹劍録　趙彥衛雲麓
漫抄　劉宰漫塘隨筆　趙與時賓退録所載陸九淵記
尤繆　愛日齋叢抄　羅壁識遺　何喬新椒丘集
偶舉數策不遑詳盡
又曰安石日録八十卷凡舊德大臣不附已者皆
遭詆毀論法度有不便於民者皆歸於上可以垂
耀後世者悉已有之盡出其壻蔡卞誣罔其詳具

載陳瑩中四明尊堯集、周輝

又曰宋四朝國史安石傳、史臣曰、嗚呼、安石託經術立政事、以毒天下、非神宗之明聖、時有以燭其奸、則[illegible]傻之禍、不在後日矣、今尚忍言之哉、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此三者、雖少正卯言僞而辯、王莽誦六經以文姦言、蓋不至是也、所立幾何、貽害無極、悲夫、隨與時

今按此論甚當、今世行新史而罕見此、故述之、又王偁東都事畧亦大同、惟與時所載陸九淵記不當、新史所論全用朱文公語、竟無折衷、可笑、

演曰王安石真聚斂以文學而恕之韓侂冑一貪鄙蠢夫使至甚乃盜臣耳曾子曰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已甚明權衡何失乎

刺曰程頤朱熹經師君子時之賢人或稱過之更以疑累

說曰二子傳經之功固大矣然經師授受自漢唐來註之疏之其力勤矣若非鄭王二孔之徒講明討究纂述紀載付畀演繹日加月益寶之如性命守之如家業歷百千載程朱雖上智之賢亦何從

而得之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先師固誨學者云爾豈虛言哉即如六經之文亦夫子信古而傳述者幸而漢君求索表章諸儒踵生訓釋至於三國六朝唐代諸師宋儒皆輕侮之而其闡明經傳業纍纍不絕至於宋代憲章具存程朱乃得就其中或加標置或爲分𠜾之或少有潤益如取大學中庸孔孟而曰大學教人之法子思憂道之作如分析心性情才之名而各有統攝謂學者必先小學而即及大學以爲學之始

終抽論語進孟子與孔之二篇以爲四書若是之
屬所謂標置者也先儒之說取爲本柢或有異同
去彼取此以成其一家若是所謂分北者皆因其
有而加之力也惟性添氣質之類有異亦未審的
爲夫子之旨否謂先儒之輔可也謂與先儒並可
也謂先儒之駁者不及其精時有過之與之上下
亦可也必以爲集大成都麽前烈前無古人後無
來者後百千年一守不遷不知可不可也抑不知
果能如所望否也又不知後有起而標置分北潤

盖之亦如今之於昔人者否也此以其學言也如其行則道其善者滿天下言其不善者亦有之自二子來世無治亂位無上下士無智愚賢不肖歸之如尾閭之水吾何敢犯不韙以一葦嬰之所聞似與我心同然偶得今昔者取其一二系之并當時疏牘所列學者一以爲誣而不辯證明白者尾焉吾黨愼思而明辯爲之忠臣豈不可乎或果有白玉之微瑕賢智之太過亦何傷於二子而無必漫爲籠罩之語更似啓疑與辯也女叔寬曰衆之

所爲不可好也愚誠犯衆亦顧就有道而正焉耳

系曰哲宗御講筵手折一栢枝玩之顧奏不可哲

宗即擲於地終講不樂太后聞之歎曰鬼怪壞事

呂晦叔亦不樂曰不須得如此李氏道山清談

又曰朱元晦按唐仲友事蓋唐素恃才輕朱而陳

同文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文游台嘗狎

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郡集唐語妓云汝果欲

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

聞大恚自是陳至妓無復前之奉承陳知爲唐所

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銜之遂以部内有冤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摭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進呈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閑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録乃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周密

又曰唐與朱素不相得至於互申壽皇問宰相云

云與上同唐守官奴嚴蘂奴文公捕送囹圄提刑岳商卿行部行決蘂奴乞自便憲使問去將安歸蘂奴賦卜筭子云云使笑而釋之子謂楚則失之齊亦未爲得怒於室而色於市蘂奴何辜而遷怒焉俞文豹餘尚多大畧同

又曰朱欲摭唐罪遂指其嘗與蘂爲濫繫獄月餘蘂雖被捶楚而一語不及唐然猶不免受杖移籍紹興且復就越置獄鞫之久不得其情獄吏因好言誘之曰汝何不早認亦不過杖罪况已經斷罪

不重科何爲受此辛若耶蕖曰身爲賤妓縱是與
太守有濫科亦不至死罪然是非真僞豈可妄言
以汚士大夫雖死不可誣也其詞旣堅於是再痛
杖之仍繫於獄兩月之間一再受杖委頓幾死然
聲價愈騰至徹阜陵之聽未幾朱攺除岳爲憲憐
其無辜乃判令從良同
又曰朱之劾唐上將責唐王以唐自辯疏與朱章
並取旨上未知其孰是王但微笑上固問之乃以
朱程學唐蘇學爲對上笑而緩唐罪後朱之子在

趨媚時好、遂階法從、覩其父忤淮、異矣、程源爲伊川嫡孫、鬻米臨安、無憀殊甚、有教之以干當路者、著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勒入當路姓名、遂特授初品、遷至寺丞、程朱皆掃地矣、葉紹翁

又曰、朱子以紹興十三年、卜葬其父喬年於崇安之五夫里、後二十七年、爲乾道五年、其母祝夫人卒、朱子卜得兩地、而欲兩承其吉、乃於明年五月、遷父於白水里鵞子峰下、而葬母於建陽縣天湖之陽、兩墓相去一百里、而爲文以記之、愚謂易重

咸恒禮嚴夫婦故婦人非出非嫁未有不得與夫
合葬者詩云死則同穴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朱子
惑於風水之說而使父母體魄遠離神靈相失是
豈心所安乎後世篤信不疑一切視效凡父母終
必欲兩占吉地以求福致使獄訟紛紜亡身喪家
而終不悟其非也吁亦蔽哉盧格
又曰朱子作感興詩二章論仙與佛愚謂仙佛皆
方外之教有則俱有無則俱無朱子謂佛無而仙
有注參同契以貽後人近世士大夫藉爲口實携

丹鼎延方士廢人事而不脩至有多買少艾爲基

煉者苟以正道闢之則曰爾賢於朱子乎夫長生

美色人人所欲固非朱子教之特不當助其瀾耳

同

又曰鄭玄有論語註而集註絕無其名氏默而識

之註云前說近是君子學以致其道註云二說相

須前說二說伊誰之言歟大學知止一段或問與

章句不類中庸十三章總註與本文相悖則知本

文章句非朱子之註卽此而推皆可見矣夫諸儒

忘餐廢寢沒齒註書亦欲嘉惠來學垂名來世朱子集其言而不著其名聲迹泯然無復可認或曰集言不必人曰不然亂治也青馬氏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書鄭氏惟辭義精深者乃不書氏爾吁一儒有功諸儒盡廢廢者有知寧不痛恨耶吾非陰厚諸儒公而已矣同

又曰或謂所論朱子集註不備著諸儒名氏愚聞朱子初編論孟集義中庸辯畧等已備載諸儒之言而録其名氏又有或問以辯其得失即諸儒固

不患於無聞矣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其不詳錄者蓋省文耳非没其善也答之曰論孟集義中庸輯畧世既不傳無憑質對若夫集註章句集傳諸書凡無出按者疑皆諸儒之言朱子既不備列諸儒姓名於篇首立爲凡例而章下姓氏或書或不書蹤迹隱然無復可認至於音釋衍誤一氏不遺如陸氏曰一作乎吳氏曰古與無字通用胡氏曰子曰疑衍文陸氏曰爪作必程子曰親當作新孟子曰張鄒皆云衍文也之類固非揚善亦非省文也如鄭康成有論語註而通篇不註鄭氏

子路宿于石門鄭玄註云石門晉城門外朱子改作地名蓋欲小異耳然有晨門則非地名矣又云鄉下惠魯大夫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朱子改作食邑寧若食采之為當哉他如巧笑倩兮黙而識之予見南子溫而厲亂臣十人周有八士君子不以紺緅飾君子學以致其道等註皆不註名氏有大學註而止書命鄭氏作慢有中庸註而止書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三節或問惟說鄭本亦不顯言鄭註又如趙岐專註孟子陳澔間兼金章高子問小弁章孩提之童睟面盎背皆用其註而不書其名似茲隱沒難以遍舉詩經用毛萇鄭玄等註尚書用孔安鄭玄等註楚詞用王逸等註多不著名氏夫諸儒嘉惠後學亦欲垂

名後世朱子獨專其功諸儒泯於無聞非至公至當也吁漢唐諸儒直是說夢孰知天下後世盡讀說夢者之書哉與本若由、不當說夢矣、[illegible]○按陸九淵嘗以人謂唐無理學、然反有不可厚誣者有、此亦當時之公言、因附見之、

又曰、或問朱子語類中、有可疑者、如譏漢唐諸儒說道理者、直是說夢、如何、曰諸儒註解經書、推明義理、皆有功於聖門者也、特其不知性之爲理、而以氣質當之、一字不明、幾於說夢、吁孔子非漢唐諸儒亦豈以氣質爲性耶、稱秦檜之有骨力、如何

曰賊檜窮凶極惡非骨力也冀都好風水如何曰南宋山西屬金朱子疑未到也云云或曰天下皆宗朱子子獨明其未盡然者竊恐語聞於朝或得罪奈何曰天下宗朱子謂其明孔子之道朱子註傳中頗與孔子不合甚至教學者莫看孔易幾於悖矣今所辨論無非推明孔子之道不應空受僭妄之責云云 同

又曰朱子謂岳飛亦橫且飛誓心天地垂手燕雲忠憤激烈與孔明同而戰勝攻取殆爲過之天不

祚宋、千載痛心、朱子目擊其宪、所言若此、何耶 同

又曰晦菴家墓乃觀溪山向背而自爲之嘗言山

間沙鬧子孫當入朝景泰間召其九世孫珽爲五

經博士、其沙忽被水開、其驗如此、陸容〇按此雖

然其爲之也豈無意於後之利達

歟若以盧栺之旨參之尤可歎也

演曰當時詆程朱之言具在道命録今不縷列惟

沈繼祖論朱之疏最甚、大畧謂其事魔廣徒、以規

名利、已且富貴、今毋飡粗、毋每以語人、又赴鄰招

歸謂朱彼亦人家有此好飯、累召不行而監司郡

守招之輙往詣辭小而要大及朝至而夕饋耳有
連姓者書貢之而朱無以對孝宗之葬欲官蔡元
定及附趙汝愚而請改卜以誤國及升經筵取次
對旣用恩例封贈父母奏薦子弟換易章服乃佯
辭免豈有以職名受恩數而却辭職名玩侮朝廷
又信元定之說謂建陽縣學風水有侯王之兆欲
得之儲用逐迎以學與護國寺兩易爲朱他日可
得之地紋縛聖像手足墮損又曰欲報汝愚援引
之恩則爲其子崇憲執柯娶劉珙之女而奄有其

身後巨萬之財又誘尼姑二人以為寵妾每之官必與偕行謂能修身可乎冢婦不夫而自孕諸子盜牛而宰殺謂能齊家可乎知南康則妄配數人而後為改正帥長沙則違詔赦而斷徒刑者甚多提舉浙東則多費朝廷賑濟錢米盡與其徒而不及百姓謂能治民可乎又據范[illegible]祖業之山以廣其居而反加罪於其身發掘崇安之升父母之墳以葬其母而不䘏其暴露謂恕以及人可乎男女婚嫁必擇富民以利其奩聘之多開門受徒必引

富室子弟以責其束脩之厚四方饋賂踵至一歲動以萬計謂廉以立身可乎夫廉恕修身齊家治民皆熹平日竊取中庸大學之說以欺惑人者今其言如彼其行如此豈非大奸大憝耶云云　今按疏之所陳學者一切以爲人所撰造朱之謝表亦惟曰凡厥大譴大呵之目已皆不忠不孝之科至衆惡之交歸亦羣情之共棄又曰習魔外之妖言履市廛之汚行事毋恩衷爲臣禮闕私故人之財而納其尼女規學宮之地而改爲僧坊諒皆考覈

以非誣云云雖云引咎而不自辯爲高然其中如納妾占山發塚及婦之無夫而孕違詔斷刑賑濟不及百姓之類皆有指名何故其徒不爲一一據實詳具本末使學者一覽而洞然寧爲含容之說置疑於後世乎是不可曉也今故稍具之或有得其實者條而正之豈不忠於朱子而可以厭服後人之心乎

又曰學者定所謂道統以周二程張朱五子而邵馬不與不識何意若言明經之功堯夫易學不及

五子耶君實雖不爲傳註不通經耶如記踐履則邵馬之高明純粹不知於五子何如

刺曰道學固善其僞不可不辯

說曰道學之名甚尊僞學之利甚厚莫不以禍於初而大獲於後官不峻而勢益張權愈失而力轉重時君過國莫敢嬰其鋒以是黠子從之如狂從古以來竊聲利者無若此塗之捷也僞學二言爲世大諱雖宋社已亡而其弊故在上君子果有意於世道能畏禍而忘言乎道學僞學是非得失之故猶俟於後

系曰嘗聞吳興老儒沈仲固云道學之名起於元祐盛於淳熙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眞可嘘枯以生凡治財賦者則目爲聚歛開閫扞邊者則目爲粗材讀書作文者則目爲玩物喪志留心政事者則目爲俗吏其所讀之書止四書近思録通書太極圖東西銘語録之類自謂其學自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故爲之說曰爲生民立極爲天地立心爲萬世開太平爲前聖繼絶學其爲太守爲監司必須建立書院立諸賢之祠或刋註四書

衍緝語録。然後號爲賢者。則可以釣聲名。取膴仕而士子塲屋。必須引用以爲文。則可以擢巍科爲名士。否則立身如温國。文章氣節如東坡。亦非本色。於是天下競歸之。稍有議及其黨。必摘之爲小人。雖君子亦不得而辯之矣。其氣燄可畏如此。然夷考其所行。則言行了不相侔。率皆不近人情之事。異時必將爲國家莫大之禍。恐不在典午清談之下也。予時年甚少。聞之頗有嘻其甚矣之歎。其後至淳祐咸祐閒。每見所謂達官朝士者。必憒憒

冬烘弊衣菲食高巾破履人望之知爲道學君子也清班要路莫不如此然豁而察之則姝有大不然者然後信仲固之言不爲過蓋似道當國恐人分其勢故專用此一等人列之要路名爲尊崇道學實幸其不才憒憒不至掣其肘耳以致廢事不理喪身亡國仲固之言不幸而中嗚呼尚忍言之哉周密

又曰周平園云學問須觀其效如祖宗時爲詩賦後來以不如經義然熈豐以來用經義取士何如

祖宗時得人。又如元符以後尚伊川之學。然元符以後何如熙豐。今劉子澄輩至云韓魏公歐陽公及其祖元公之屬。惜不遇伊川。使見之學問功業當不止此。不知諸公乃就實行中做也。又今之學者但議論中理會太深切。不加意於實行。如學安定有何錯。若學伊川。喻子才仲彌性之徒豈不悞事。張南軒亦爲人誤耳。同

又曰。羅椅者。廬陵巨富子弟。借徑要爵。時方向程朱之學。乃盡棄舊習而學焉。然性理之學。必須有

所授然後名家乃尊饒雙峯為師繼登似道之門似道事敗遂長掛破襴蓬首垢面儼然貧儒往依維揚趙日起未幾似道移維揚笑謂趙此江西羅半州也其富豪十倍我輩君為所欺矣椅知跡已露遂去復守信豐被論而罷饒雙峯者自詭為黄勉齋門人於晦庵為嫡孫行椅與極好又有董韓二人皆互相稱道及世變後道學既掃地董韓再及椅門則絕之矣董韓俱不娶饒死二人匍匐往哭縞素負木主每夕旅邸設位哭臨道由撫州黄

震爲宋津吏報有二秀才素衣背位牌入界大哭而去行止怪異不知何人震往迎之亦製服於郡廳設位三人會哭俱稱先師之喪而震幣之極厚一時道學行怪往往至此時人有言云道學先牌人懲行李同

又曰徐霖者以詆史嵩之及上書攻鄭寀往往沽激太過人皆薄之趙汝騰力薦不就及除著作郎即受之舉止顛狂妄自尊大士受教者拜庭下霖危坐受之不發一語瞑目坐移時豁然而起有黠

者俟其瞑目亦效之俟其躍起亦頓從之霖曰汝已得道矣夏月京府命工搭蓋松棚適一匠者袒服破綻見其二子霖遥牒天府云某人受役而不主一合從重撻隨行一童聽吏或以果餌與之霖適見併聽吏解天府謂此吏壞其太極都城無不傳以爲笑後被疏去霖之無忌憚皆汝騰成之至目汝騰爲大宗師巳爲小宗師後復疏論于是聲名掃地矣 同

演曰所謂道學者善耶惡耶曰有善有惡曰惡有

學以道而不善者曰誠僞之辨而已誠者天之道也如爲道學者名實皆誠斯善已若名是實非斯僞也僞則惡已夫以其實僞而號之曰僞當之者不肯公受因飜謂號之者非而斥之時者又因遂以僞學二言爲美稱於是混僞學之號于道學而爲之者恣肆詭怪猖狂叛匪以至抱大憝胎實禍而莫之救流獘無窮焉其在今日秉公者猶喙不敢犯予亦安能違衆而盡言招尤聊復究其眞而嘗試爲之言曰謂道學非而違之則獲罪于天矣

謂僞學非而違之則獲禍于人矣謂僞學是而從之則亦獲罪于天矣與獲罪于人寧以之易獲罪于天者哉何歟天誠也人僞也天也者即彼所稱道之大原所出者也吾故不畏之而繆其是非從違也歟夫道學之號何始乎由三五至宋之先由六經至宋先之史傳下之也然而道之云者由開闢而來有之也學之云者由三五以來有之也是學者必以道道與學一事也何事至宋而始有斯名歟且道者何謂也人行之路也漢儒釋爲開通

宋儒訓以通行皆謂路也今請借路爲喻假以京師爲路之至極四海之欲往者必各有一定之塗發軔于此稅駕于彼必須遵而履之千蹊萬徑不得而奪必如是乃可至斯則所謂道也天地人物智愚上下莫有之其由者也出乎自然而行之當然斯則所謂理也如是行之而果至秦越異轍而身必抵于京師實得其所止焉斯則所謂德也京師極矣其地土山川縱衡羅列有目以視有足以馳非假人力而自有之斯則所謂性也知京師為

路之至而便趨之不昧南北斯則所謂心也故道德心性理者一而已矣天地人物皆然也然而京師爲路之至極行者必當之焉有是向方塗里之目智者爲之示之導之此則聖人之所謂道也雖不必目矚足馳而京師爲路之至極本自具之不必矚馳而後有斯則道之本原佛老之所窺而執之以示導人者乃佛老之所謂道而近儒以爲非者也然而其究同也孔孟所謂無聲無臭無言無隱一陰一陽之謂與子貢所謂不得聞之類即此

是也、至於此路之前之後、即有曲塗邪徑、其間所產之物、所求之用、可便得之、於是不歷通塗、不抵京邑、而便取之、以了吾此擧欲行之事、斯則百家衆類之道、或偏或曲、或邪或小、或反或惡、聖人之所謂非道、後儒之所謂人欲者也、佛老亦似之、而與百家衆類異也、是則由聖人之後、凡士所學、皆此道也、其不至或戾、如上所謂非道人欲者、乃行之不差耳、不可謂非路也、其曰道學、猶曰路行、謂學之行之而差可也、以爲非道之學、則可謂世有

非路之行哉是以六經以來無道學與非道學之目凡爲孔氏之徒誦習六經者皆此學也但有純不純至不至耳宋儒始以當學者爲道學固已若贅而且亦無容然使爲之者一出於誠所謂三綱五典仁義禮智忠信廉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諸云云者莫非躬行實踐表裏一致由是而賢而聖豈非道學之眞而萬世當遵者乎奈何於是而有不然者口此身彼遂使不同道者指而翻其稱曰僞學若朱子者吾固不敢眞以爲僞

而後來攀援附托而爲之者則已如所稱者之僞千詭百怪有不勝言而不容掩者此則其徒之罪也竊其名而反其實既享其名又收其利所謂名利之兼得者非徒今世之罪人先王之罪人聖門之罪人而亦程朱諸子之罪人也亦由其有是規模格式冢數自聖人來歷諸治亂朝代從皆無之而忽然刱造締搆於趙宋者有此門面塗徑有此標榜名目故其流弊必至於此豈不可痛悼哉愚雖不敏此固天下之公言也程朱行事或謂可疑

者愚亦安敢決定而昌言之惟願學者於道學之云必從其眞而不從其僞不在門戶而實務踐履端其操存而坦其軌轍毋作聖賢天地時世之羞適以欺己罔人併累程朱之眞而實獲罪於天焉耳若從僞之害如系語所畧舉者後來更甚不可具陳蓋未知所底止而孰能回之嗚呼賈要覓起厚積而又釣嘉名前此鄙夫姦宄列在汗青斧鉞者其術皆在此下則滑滑者亦安得而不爲之耶扁矣哉